

总有那么一个时刻,你要“突破编程限制”

访《荒野机器人》导演克里斯·桑德斯

《荒野机器人》代表了一种对动画艺术起源的回归,而这是新科技和人类完美结合才能做到的。

□记者 | 阙政

今年最好看的动画电影,都是机器人贡献的。

暑期档有《机器人之梦》,中秋档有《荒野机器人》。和《机器人之梦》里一身铁皮、电路结构简单、碰到水就锈住的机器人相比,荒野机器人显得非常现代化——她能模拟小鹿的奔跑、松鼠的静蹲、黄鼠狼的救命屁;能攀岩,能起飞,能下水;能养大一只野雁,还能帮助整个森林的动物过冬——甚至,她只需蹲在那里几十天,就能学会森林全系动物部族的语言。

森林里来了个“怪物”

《荒野机器人》改编自彼得·布朗的同名畅销童书:一艘载有500台“罗斯姆型机器人”的货船被飓风刮沉,大批未拆封的机器人流落荒岛——他们是一种服务型机器人,本该被送进千家万户,成为万能生活小助理,结果碎的碎破的破,只剩下一个完整的:罗斯姆7134号。

罗斯姆7134号被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海獭无意中激活——但她不知道自己来自实验工厂,也不知道自己的归宿,她的一切行为都依从服务型机器人的原始指令:帮助他人。于是她在森林里到处寻找潜在客户——海獭,松鼠,乌龟,河狸,



右图:《荒野机器人》海报。

猫头鹰,狐狸,浣熊,负鼠,青蛙,兔子,野鹿……但受惊的小动物们只把她当成森林里“新来的那个怪物”,野鹿还对她兜脸踢了一脚。

无所适从的机器人罗斯,被岛上的大熊追得亡命天涯,一不小心跌落悬崖,砸断一棵树。等她爬起来再一看,树杈上的大雁一家被自己意外压死了,只剩一个完整的蛋——这个蛋,终于成了罗斯的第一位客户,而罗斯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那么隆重的——当妈。

看第一遍的时候,以为这部电影讲的是母职——透过机器人的视角,当妈是什么情况?编剧和导演克里斯·桑德斯(Chris Sanders)说:是用新的程序,覆盖自己以往的所有认知。是好几次想打退堂鼓,

但最终还是选择把自己打碎、再摸索着重建的过程。

一部动画片,能走出温情、母爱的套路,探讨母职到这样的深度,令人感到意外。

二刷之后又发现,其实电影不只是在讲母职。养大了这只野雁之后,罗斯目睹他飞走,一度身份迷失,又在拯救“岛民”的过程中,逐渐发现自己适应了森林生活——她冷硬的金属外壳被树枝和松脂刮擦出许多印痕,小动物的爪印(主要是小浣熊的)遍布其上,她棱角分明的线条,缝隙里长出了青苔和小草……她已经是长草的机器人了,像后现代的钢铁鲁滨逊,漂流到这个岛,随后完全融入了这个世界。

小说里写道:“从树林里走出来一个两足生物,全身落满灰尘、肮脏不堪,身上还长出了野花,蝴蝶在周围飞舞,一只脚是木头做的……她正在变成荒野的一部分。”

导演克里斯·桑德斯说:“我一直在这本书的粉丝。当我第一次阅读彼得·布朗的《荒野机器人》时,就被其独特的故事和深刻的角色所吸引。将自然世界与科技如此结合起来,这个想法真的打动了我。孤独、适应和发现自我,这是《荒野机器人》的主要主题——改变罗斯最关键的因素,是她无意中领养了一个孩子,她变成了一个妈妈,这使得她学会了跳